

那时候，

中国崛起了，穷人不再了，

富人更富了，贪官更贪了。

# PEOPLE POLICE

## 人民警察

程琳 著

第三部



# PEOPLE POLICE

## 人民警察

程琳 著

第三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民警察.3/程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09228-4

I. ①人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9453 号

责任编辑 周昌义 徐子苘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375 插页 1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28-4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第一章

### 1

为迎“奥运”，市里将在工人体育场搞一台《走进林河》大型歌舞晚会，拟邀请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明星前来。晚会主要由刘庆平出钱。

陈文给刘庆平打电话问他：“你能把李冰冰请来吗？”

刘庆平说：“能啊。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不光李冰冰能来，范冰冰也能来。”

陈文说：“怪不得菲律宾昨晚刮台风，原来是你给吹的。”

刘庆平说：“你看你不信。陈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李冰冰。今天你不给我打电话，我还要给你打呢。我不骗你，今晚，李冰冰还有范冰冰真的能来，你帮我接一下，行吗？”

陈文说：“行啊。但刘庆平，我可告诉你，她们俩要是不来，我直接把你塞进后备厢里。”

陈文知道刘庆平这么忽悠，无非是想用用自己的机场关系。他一点没往心里去。所以，当范冰冰和李冰冰晚上真的走下飞机时，陈文完全傻眼了。

陈文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电影明星。突然间近在咫

尺,陈文一下子什么都不会了。刘庆平把他介绍完,陈文都没敢贸然去握手。还是两个明星主动和陈文握了手。特别是那个李冰冰握手时,还抠了一下陈文的手心。陈文差点没晕过去。

陈文与机场关系好,接客人时,他的车可以直接停在飞机的玄梯下。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上车前,范冰冰小声问刘庆平:“这个陈哥是干什么的?”

刘庆平指着轿车尾灯下面的一个小标志:“这个奥迪是 4.2。整个林河,只有陈哥这一辆。你说陈哥是干什么的!”

4.2 指的是轿车排量,是一汽奥迪刚推出新款 A6L 时的顶配车型。

范冰冰异样地看着陈文。李冰冰似乎很懂行:“这个车都快赶上 A8 贵了。”

刘庆平说:“这和贵贱没关系,主要是你陈哥级别不够,他坐 A8 就超标了。”

李冰冰不明白刘庆平这是在拐着弯抬高陈文。她没往下接茬。范冰冰显然明白,她来到陈文的跟前,无比惊讶地说:“在北京正部级才坐 2.4,陈哥,你这都坐 4.2 了,那你得是什么级啊?”

范冰冰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,似乎陈文才是真正的明星。看着范冰冰贱兮兮的样子,陈文一下子恍然大悟:操,这个范冰冰是假的!

## 2

范冰冰是假的,李冰冰当然也是假的。陈文把两个假冰冰送到宾馆后,对刘庆平有点气愤:“老六啊老六,这几年,为什么我不叫你老六,而叫你刘庆平知道吗?我认为老六是你的过去式。你

过去就是一个流氓，而现在你刘庆平已经不是了，但是……”

刘庆平说：“陈哥，你先别但是，你告诉我，你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呀？我不就事先没告诉那两个冰冰是假的吗？你至于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你告不告诉我无所谓，刘庆平，你这次玩得可太大了。《走进林河》这台晚会，市里非常重视，将来是要在省台播出的。不说别的，晚会这天全市得来上万人，你说你整来的这两个冰冰，连我一眼都看出是假的，要是在台上，她俩当场被看穿了……”

陈文没说完，刘庆平哈哈笑了起来。

陈文说：“笑个屁，你严肃点儿！”

刘庆平说：“陈哥啊陈哥，你完全误会了，晚会来的明星都是真的。这两个假的跟晚会没关系，她们来只是玩玩，明天一早就坐飞机回去了。”

陈文不信：“她们来是为了玩玩？”

刘庆平说：“当然了。你没看她们俩连行李都没带嘛！”

陈文说：“那她们来玩什么呀？”

刘庆平没直接回答而是说：“陈哥，刚才你都说了，你不再叫我老六而是叫我刘庆平，说真的，这个事儿，我挺感动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你别感动了，你赶紧说……”

刘庆平说：“我就想报答报答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冰冰，可陈哥，那个真的冰冰，我实在请不来。实话说吧，就算我花天价把真的冰冰请来了，人家也最多陪你吃个饭照个相而已，你要是想干别的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你那意思，这个假冰冰，就可以……干别的？”

刘庆平说：“当然了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通过聊天，陈文已经知道，这两个假冰冰虽然不是什么大明星，但也都是艺术学校毕业的。刘庆平说：“穿绿衣服

的那个从小搞舞蹈,在全国拿过三等奖。另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,唱歌老好听了。”

陈文说:“那你请她们来花了多少钱?”

刘庆平说:“钱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李久全已经买单了。今晚,你的任务就是吃好玩好!”

### 3

李久全白天在药厂西装革履很像公司的董事长。晚上进了包房,就不太像了。六十来岁,穿了件花衬衣和一条红裤子。他见到陈文毫无避讳地说:“知道你喜欢的是李冰冰,我可高兴了。我和你不一样,我喜欢范冰冰。老弟,这说明什么?这说明咱俩不犯财,如果你我合伙做买卖,保证能挣大钱。”

吃饭的地点是在总统套房的客厅里。两个冰冰洗完澡,穿着睡衣。这种吃法,陈文很不适应。两个假冰冰也就二十多岁,如果陈文早要孩子,他的孩子也得这么大了。看着两个假冰冰略带稚气的脸,陈文十分别扭。

这之前,刘庆平已经把陈文吹到了天上,说陈文是中央首长的私生子。饭刚开始吃,两个冰冰争着和陈文套近乎。两个冰冰是有分工的,一个归陈文,一个归李久全。归陈文的不愿意了,她对李久全喊:“李总啊,你管管她呀,她也太不像话了。吃着碗里的,还看着盆里的。”

李久全倒不在意。女孩喜欢年轻的很正常。

这十年,陈文保养得相当好,四十多了,看起来,也就三十多。两个女孩都想跟陈文,李久全能理解。但理解归理解,既然来了也不能光坐着瞅。已经喝得满脸通红的李久全把归自己的女孩拉到

身边。他伸出肥硕的大手，抚摸着白嫩嫩的小手，认真地忽悠道：“我知道你喜欢年轻的，但我跟你说，我一点都不老。我现在还能做五十个俯卧撑呢。”

女孩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李久全说：“你不信，我就做给你看。”

李久全起身趴在地上真的要做。

刘庆平把他拉了起来：“行了行了，你留着一会儿进屋做吧！你现在给冰冰讲讲你们企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吧！”

李久全来了精神，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他先讲了企业的发展，又讲了企业的未来，最后，讲了企业的文化：

“我们企业虽然是个药厂，但也必须与文化接轨。没有文化的企业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企业注定是要被历史淘汰！所以，我们公司要加大文化投入，我初步打算，明年公司投资拍摄一部电影和两部电视剧！”

李久全说得有点大，女孩不信。李久全打电话，让司机把相关的策划意见书拿到总统套房来。女孩拿起来，正要详细看时，李久全说：“咱们到里屋去看吧！”

李久全大大方方地领着假冰冰走进里面的卧室之后，李久全的司机拎着个包也跟了进去。由于进去了三个人，陈文没太多想，但是，剩下的这个女孩却睁大了眼睛，问刘庆平：“干吗呀这是？怎么司机还进去了？”

刘庆平憋不住着笑，小声地说：“这个老流氓高血压，他现在应该吃降压药了，但他就是不吃，司机怕他出事，进去给他量量血压！”

陈文听明白了，但女孩还是没明白：“那他有高血压怎么还不吃降压药？”



刘庆平说：“降压药既降血压也降性欲，吃了药，他就没想法了。那他就不白花钱了。”

女孩笑道：“真是个老流氓！”

此时此刻，仿佛一部黄色电影就要在眼前上演，陈文的脸色有点难看。

刘庆平见状，急忙转移了话题，他对这个女孩说：“你不是会唱歌吗？你赶紧给陈哥唱一个啊！”

女孩马上坐在了陈文的跟前，妩媚地说：“陈哥，你喜欢什么歌？”

女孩的目光很那样，陈文能感到自己的血压也应该很高了。

为了拉陈文下水，刘庆平没少下功夫。今天，见到陈文能跟着一起吃饭，还以为差不多了呢。他对陈文小声地说：“陈哥，你是不想听她唱，那就你和她进屋吧！”

陈文说：“进屋干什么？”

刘庆平说：“捅咕呀！”

陈文没想到刘庆平说得这么直接。搁过去，他一定会张口骂人了，但现在的陈文只是平静地说：“老六啊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”

刘庆平见陈文不高兴，有点紧张，问：“陈哥，你……要去哪儿呀？”

陈文说：“我去派出所。”

#### 4

新世纪来临后，随着“有困难，找警察”传遍祖国大江南北，公安系统最基层的派出所，成了最热闹的地方，有时甚至成了娱乐场

所。经常是白天演电影,晚上演电视剧。

陈文到派出所时,正赶上人民群众表演骂人民警察。在派出所的走廊里,陈文就听到了宋男被一个男人不停地骂着。

宋男说:“吴师傅,吴师傅,你别骂人,有话好好说。”

男人说:“操你妈,这个事儿,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解决?”

宋男说:“你老婆今晚不跟你睡觉,我没法解决。你不是说,人家不是来事儿了吗?”

男人说:“上个月,她来事儿了,她怎么能和我睡呢!她今天就是故意气我,宋所长,你现在去把她给我抓来……”

宋男说:“吴师傅,你太难为我了。要不这样吧,明天上午,我去给你调解调解……”

男人说:“操你妈,你一下子就给我支到明天了,那我今晚怎么办?宋男,你这个所长还想不想当了……”

陈文实在听不下去了,他戴上墨镜,一脚把门踹开。

陈文进屋后,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,甩向桌子。匕首当的一声稳稳地扎进了桌面上。那个“吴师傅”惊恐地看着陈文。

陈文醉醺醺地冲着他喊道:“宋所长,他就是陈福利对不对?”

宋男急忙挡住了陈文:“不是不是不是,你认错了,他是吴跃进……”

陈文说:“他绝对不是吴跃进!我看他就是陈福利!”

陈文把匕首从桌子上拔出,向男子走去:“陈福利,明年的今天,就是你的忌日……”

陈文没说完,这个叫吴跃进的男人像老鼠一样嗖地跑了出去。

宋男追出去,在门外喊着:“吴师傅,明天上午,我就到你家去调解!”

宋男回来对陈文哀求道:“大哥,你怎么又装杀人犯呢?你真

以为我们这里是在演电视剧？下次来，你可别再吓唬人了，上次你就差点给演露馅了。这要是让人知道你是警察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宋男呐，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娘们了。刚才这个姓吴的明显是在扰乱办公秩序，你拘留他啊！”

宋男说：“拘留倒行，问题是拘留完咋办呐？他出来一告我，我这两年多就白干了。”

公安局各单位都在搞“三无”评比，既无违纪无通报也无上访。

无违纪无通报，警察不难做到。但这个无上访太难了。有理没理只要有上访的，局里对派出所就可以“一票否决”。个别人民群众知道了这个小秘密后，经常以此来威胁人民警察。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治得是服服帖帖。

陈文说：“你也不能怕上访，就让人这么骂你啊！”

宋男指着墙上的“三无”揭示板，“我这个所三无都已经八百三十一天了，我再坚持坚持就整三年了。”

陈文坐在沙发里不再说话。宋男看出陈文心情不好，就又为那个男人辩解起来：“这个吴跃进吧在厂里不好好干，给开除了，他找派出所给他解决，他那个厂子是私企，我们根本解决不了。这不，吴跃进来气，就找茬来闹我。大哥，咱们得理解他，你说，他现在没工作了，晚上媳妇又不和他睡觉，他能好受吗，他来闹闹我……”

陈文说：“他要是天天闹你，你这工作还能干吗？”

宋男说：“他不闹，别人也得闹，没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
宋男始终笑呵呵的，确实丝毫看不出刚刚被人破口大骂。

宋男说：“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陈文最初是想让宋男把总统套房端了。可到了派出所之后，

冷静下来。刘庆平、李久全一个是政协委员，一个是人大代表，抓他们麻烦不说，他们俩和那两个冰冰相互熟悉，定卖淫嫖娼很难。

陈文对宋男说：“我到你这儿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”

宋男来了精神：“有啊！大哥，你来得太巧了，刚才有个报警的，一男一女嫖娼时闹纠纷了。”

陈文不信：“嫖娼闹纠纷都来找警察？”

宋男说：“大哥，我还能骗你吗？”

过了十来分钟，走廊里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。

一个民警在外面喊：“宋所，我把他们带回来了。”

陈文起身要出去，宋男马上嘱咐他：“你过去看看就完了，你可千万别再吓唬人了！”

宋男和陈文来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室。因卖淫嫖娼闹纠纷的两个人，岁数都不小了。男的六十来岁，女的五十来岁。男的说：“这个女的开始要一百，可干完了，她就要二百！警察，你得管管她，她太没职业道德了……”

男的没说完，女的就喊了起来：“谁没职业道德！我要你二百我还觉得少呢，你看看，哪有你这样的！”女的指着自己的衣服，“警察同志，你们看看他给我吐的！”女的衣服上有不少污浊物。

男的不太讲理：“那没办法，我喝多了。”

女的大声喊着：“喝多了，你也不能这样啊。我可真服你了！你干这种事儿还能吐！我见过晕车晕船晕飞机的，可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晕逼的。”

## 5

陈文回到所长办公室，坐在沙发里乐个不停。宋男没怎么乐。

天天待在派出所,比这可乐的事儿多了。

民警进来请示宋男如何处理。宋男说:“批评批评就放了吧。”

民警说:“不拘留了?这可是嫖娼啊!”

宋男说:“男的那么大岁数了,把他拘留了,咱们搞不好会有麻烦。”

半年前,治安科依法拘留了一个嫖娼的老头,结果老头在拘留所里跌倒,把股骨头摔坏了。为了给老头治病,治安科前前后后花了四万多。

宋男把局里的这个通报说完,民警马上说:“宋所,明白了。就按你的指示,批评教育!”

宋男开玩笑说:“一会儿呢,你教育完,你要开车把他们俩再送回原来的地方,你要对他们说,老人家请继续吧。”

宋男和民警嘻嘻哈哈地笑着。他这是故意逗陈文开心。这十年,陈文没怎么上班,每次到单位,看到公安工作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陈文总免不了长吁短叹。

但聊了一会儿,宋男隐约感到陈文今天不开心好像另有原因。

宋男说:“大哥,一会儿我让郭鸣武替我一会儿,咱们到我家去喝点儿红酒吧!”

陈文说:“算了。别没事儿找事儿了。”

宋男说:“那要不,我和你去看电影?”

陈文忍不住笑了起来:“你这么个娘们,我要是和你去看电影,我又得出大名了。”

见陈文笑了,宋男就试探地问:“和嫂子生气了?”

陈文说:“你别胡思乱想,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来你这儿就是想看看热闹!”他学着刚才那个卖淫女的口气,“见过晕车晕船

晕飞机的,还没见过你这样晕逼的。”

## 6

余小蕾的太奶是个老毛子,她的爷爷是个混血。但她的父亲就不大能看出来。等到余小蕾,几乎没有任何迹象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,余小蕾的女儿混血特征很明显。皮肤白得像牛奶,头发卷曲,眼睛细看有点浅蓝色。

陈文每天最得意的时候,就是开车拉着陈茜行驶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。有时,天气很凉了,陈文也故意开着车窗。每当有人看着车里女儿所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时,窃喜便油然而生。

但这天早晨,由于无法和女儿解释李冰冰,陈文便躲在被窝里假寐,他希望余小蕾去送孩子。可临上学前,陈茜两次来敲陈文卧室的门。敲门是那种轻轻的,似乎很怕惊醒陈文似的。

最后时刻,陈文装不住了。路上,陈文没怎么吱声,假装想着什么。往常见到陈文这个样子,陈茜真就不打扰陈文。但今天早晨,陈茜却没憋住。

陈茜说:“爸爸,昨天下午,我们全班同学经过讨论,认为我长得还是像范冰冰,你看看,能不能就不邀请李冰冰了,还继续邀请范冰冰来行不行?”

陈文心里一阵狂喜,但他却故意狠狠地白了陈茜一眼。

陈茜说:“怎么了?”

陈文叹了一口气:“你们可真是孩子啊!”

陈文把车停在了路边,从兜里拿出了一大堆厚厚的材料,放在了陈茜的腿上:“你看看吧,这是《走进林河》所有邀请函的意向书。”

陈茜打开后,简单地翻了翻就合上了。这个年龄,她看也看不明白。

陈茜把材料递给陈文,胆怯地问:“爸爸,到底怎么了?”

陈文随便翻开让陈茜看了一眼,便说:“这是什么?定金!范冰冰都准备收定金了。她当时答应说,到了林河,要给你们全班同学每人一张她亲自签名的照片!”

陈茜捂住了嘴。

陈文说:“可惜啊,由于你们非要请李冰冰,范冰冰决定不来了。”

陈茜十分难过:“那……再把李冰冰请来也行啊!”

陈文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:“知道范冰冰不来了,人家李冰冰也不来了!”

陈茜满脸悔恨:“爸爸,都怨我朝三暮四。”

陈文拿出手机给宋男打了个电话:“老六掉链子了。范冰冰急眼不来了。哎,你再想想办法吧!”

类似的电话,宋男经常接到,他随口说道:“大哥,我试了,不行。”

陈文不高兴了:“怎么不行啊?”

见陈文要急眼,陈茜急忙拉着陈文的衣服,小声地说:“爸爸,算了算了。你送我去学校吧,一会儿,我该迟到了。”

陈文开车往学校走时,用眼角的余光一直偷偷地观察。陈茜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。陈文现在每次得把她当作大人才行。

到了学校,陈茜下车时,才对陈文说:“爸爸,你知道为什么李冰冰不来吗?她和范冰冰总是互相比,范冰冰不来了,李冰冰当然也不来了。哎呀,这一点儿,我们确实是给忽略了。”

陈文开车往家走的时候,宋男把电话又打了回来:“我说的还行吧!”

陈文说:“行。”

宋男说:“我没给你说露馅吧!”

陈文说:“没有。”

平时,类似这种情况,宋男从不回话。陈文估计宋男是有什么事儿。

陈文说:“你有什么事儿,快说。我在开车呢!”

宋男说:“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!”

陈文把车开到了派出所,宋男在门口等着。他上了陈文的车。

白天的派出所比晚上更热闹,在里面想安静说几句话都困难。

陈文把车停在了西侧的墙角,他下了车,从后备厢里,拿出了两条软包中华递给了宋男。宋男欢喜地看了看,就又推了回来:“你一会儿给曹局吧!”

陈文一愣:“曹凯找我了?”

宋男点了点头。局里其他人都没有陈文的手机号,找陈文得通过宋男。

陈文说:“知道什么事儿吗?”

宋男说:“好像是让你上班!”

陈文叹了一口气:“我说最近我眼睛怎么老跳呢。”

宋男说:“那你就上呗。”

陈文说:“派出所都这个样了,我怎么上啊?”

宋男说:“也不可能让你上派出所啊!”



陈文满脸沮丧：“不好说啊，局里现在要求充实基层。”

宋男说：“再充实基层也轮不到你！大哥，我认为，局里对你是要有重用！大下个月，全市有个竞聘，公安局有个副局长的位置，我看就是给你预备的！”

陈文说：“别胡扯了。”

宋男说：“我胡扯什么呀！你现在是副处又是博士。局里现在在对法制办格外重视，这次法制办主任搞不好要给挂个副局长！”

陈文一愣：“真的？”

宋男说：“当然是真的了。”

## 8

十年前，刘艳丽被执行死刑后，陈文处在了人生最低点儿！由于牵扯的案子全省闻名，省城公安局不要他了，局里也建议陈文暂时回家躲躲。有段时间，陈文天天待在家里，都有了轻生的念头。为了排除烦恼，他便去读书学习。

陈文是大专学历，他早就想深造。这十年，由于有了充足的时间，陈文顺利拿到硕士、博士学位。当然，成人拿这些文凭有时不用完全凭借水平。适当花些钱，也是可以的。最初，陈文不想花钱，可那该死的英语，陈文实在不愿意把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。

大概拿这些文凭，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，陈文给自己锁定了一个新目标：法律职业资格证。

这个证，当警察用不上。但由于难考，陈文想挑战一下。

新世纪开始后，国家把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等执业资格统一变成法律资格，全国统考。其过关难度，比会计师、职业医师都要大。许多人连续多年都没有考过。